

最后的原始崇拜

——白地东巴文化



东巴文化丛书

● 杨正文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东巴文化丛书

最后的原始崇拜

——白地东巴文化

杨正文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丛书主编：杨世光

责任编辑：周 非

封面设计：林维东

责任校对：黄永瑞

·东巴文化丛书·

最后的原始崇拜

——白地东巴文化

杨正文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邮编：650011

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25 字数：196千

1999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22-02631-2/G·475

定价：12.00元

一朵来自白水台的学术之花

——代序

杨世光

中甸白水台景观名闻遐迩，而白水台就在白地。

白地文化尤其是东巴文化，以其独有的发祥特色，在纳西族东巴文化中占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东巴第一代祖师丁巴什罗、第二代祖师阿明什罗，都出在白地。历史上，各地纳西族中凡务东巴职事者，莫不以能到白地求习高深学问后获得大师名分为殊荣，就像藏传佛徒朝觐布达拉宫、伊斯兰子民朝圣麦加一样。白地成了古老而神秘的东巴文化圣地。

对于这块圣地，海内外著名学者们一直关注有加，诸如洛克、陶云逵、李霖灿、和志武……先后实地考察研究，发掘出不少宝藏并流誉于世界。但是，关于白地东巴文化的整体轮廓性研究评述至今阙如。

现在，新一代学人杨正文先生写了第一本较全面地透视白地东巴文化的专著，这是很可喜的事。出版之际，作者嘱我写点文字于书前，我想说的第一句话是：一个出身东巴家庭的白地人，立足研究的是白地东巴文化，写的头一部书是

白地东巴文化著作，而且填补了以往研究中整体展示白地文化的空缺，这本身就是一大特色，其意义和价值，首先就在这难得的开创精神之中。

这是一朵真正从白水台本土开出的学术之花。

学友正文一向执著于东巴文化的传习与研究，能吟诵经典，摹绘东巴画，书写的象形文字堪称书法艺术，东巴文化知识涉猎面广，研究中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大都体现在这本专著里了。

有花根必深。资料根底丰富而富于学术可读性，是本书的一个鲜明特点。举凡白地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民族历史源流、语言与象形文形态、东巴经典分布层、历代东巴名师阵容及其学问层次、各类东巴仪式规程、东巴艺术包括绘画、乐舞、器物工艺，等等，都有机地编织在论作行文中。有的资料属于首次面世，难得一见，为研究者的再研究提供了学术活宝。无疑，这都有赖于作者多年潜心深入本土收集发掘之功。

从充分占有的资料抽绎出观点，尽可能发前人之未发，使研究成果闪烁出一些学术的新意，是作者刻意追求之所在。在这本著作中，作者阐发的诸层面都不乏新见。比如：东巴文化的产生、形成、发展分为三时期的看法；东巴文化经历幼稚、成熟、演化三阶段的证述；象形文字的衍化与纳西族迁徙路线叠合而从简朴的若喀字到规范的白地字、再到丽江与鲁甸演变出两极——一极符号化、一极繁体化的规律性探讨；东巴文化的成熟与完美以白地为标志的见解，等等。有的是大家认同，有的是一家之言，但对于东巴文化研究来说，都有学术的启迪。

考察、解析白地的东巴文化，不能孤立、割裂，必得联系东巴文化整体系统，阐发才能臻于全面，也才能突出点的价值。作者正是这样，用辐射比较的方法，着重梳理了东巴文化在白地和其他分布地域的种种异同。比如各地东巴经典，因历代东巴有水平、语言、书写、传承方式等的差异而产生叙述方式、内容繁简、情节增减等等变异，作者便用比较法，鉴别异同，特别在白地经典之“异”上多下了考探功夫。这样，进一步证述东巴文化流变的规律和特征，也就有了可信的依据。

总之，读读这本著作，足以系统窥探到白地东巴文化的丰富内涵，同时对于整个东巴文化的特质也能得到进一步的了解。

诚然，本书尚有这样那样有待升华之处，从理论力度看，稍有质大于文的感觉，但作为这样一个专题，它的积极使命是很好地完成了。

本书问世之际，感赋一诗，祝作者写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新作，愿白水台学术之花开得更美。

毓秀钟灵白水台，
东巴绝品自唐开。
千秋圣境欣宏继，
信有新葩耀眼来。

谨为序。

1998年10月1日

于昆明淡泊斋

目 录

一、概述	(1)
二、白地与东巴象形文字	(8)
(一) 东巴象形字的产生	(9)
(二) 东巴象形字的发展	(22)
(三) “阮可文” 辨析	(39)
(四) 东巴象形字的演变	(47)
(五) “土语区” 辨析	(50)
三、白地的东巴经书	(66)
(一) 白地经书类别	(66)
(二) 白地经书的语言特点	(80)
(三) 白地经书与丽江经书之比较	(91)
四、白地东巴祖师考	(111)
(一) 丁巴什罗	(111)
(二) 阿明什罗	(133)
五、白地的东巴经师	(146)
(一) 谱系、传承	(146)
(二) 经师的资历、地位	(151)
(三) 东巴经师小传	(156)
六、白地的东巴宗教文化活动	(178)

(一) 教义	(178)
(二) 原始崇拜	(184)
(三) 仪式仪轨	(192)
(四) 法饰、法器、祭坛	(220)
(五) 卜卦	(224)
(六) 神鬼系统	(244)
(七) 其他宗教活动	(250)
七、东巴文化之古都	(254)
八、白地东巴文化艺术	(261)

— 概 述

东巴文化是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纳西族古代文化的核心和结晶，它以自己迄今为止仍有旺盛生命力的象形文字，在世界文化宝库中占有显赫的地位，在中华民族文化长廊中更是一颗闪烁着古老文明光彩的明珠。近百年来，东巴文化陆续被中外学者发现、发掘、整理、翻译和研究，已成为当今世界民族文化领域中的热门研究对象。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的三坝纳西族民族乡白地村，被史家称为纳西族东巴教的发源地、东巴文化的发祥地，是古代纳西族文化的摇篮和活动中心。白地，史书上多称其为“北地”、“白的”。它位于中甸县境内东南角，三面环山，东临北去的金沙江，海拔 2100~2300 米，是一个物产丰富、气候温和、风景佳丽的纳西族聚居区，现有 700 余户 3000 多纳西人。

白地纳西族是由土著民族和由北向南迁徙而来的么些族群融合而成的，在白地已有至少两千多年的历史。以白地为中心的三坝纳西族民族乡，位于中甸县东南部，东以金沙江与丽江县的大具乡为界，南邻本县的虎跳峡镇，西与小中甸、大中甸两乡接壤，北接洛吉乡，总面积 870 平方公里，以东坝、白地、哈巴三块山间坝子组成而得名。西汉至东汉（公元前 206 年至公元 220 年），属发羌地；三国（蜀、公元 221—262 年）属马儿

敢地（云南郡属），西晋至东晋（公元265年—419年）属吐谷浑地（遂火属），公元420—556年（宋、齐、梁）时属宝髻地（宁州属），北周、隋（公元557—617年）属南宁州总管府，唐初属姚州府，唐属吐蕃神川都督府铁桥节度地，宋为么些大酋所据。元代，白地、瓦刷、哈巴和江边一带属宝山州（属宣政院辖地）。明成化二十三年（1465年）以后，由丽江木氏土司占领。清雍正二年（1712年），中甸划归云南之后即属江边境。民国初，属中甸县第三区，称“东南三坝”。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中甸县推行保甲制，设三坝乡，仍属金江区。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中甸县初设区级建制三坝乡办事处，旋即改设三坝乡（区级）。1987年成立三坝纳西族民族乡，辖江边、哈巴、瓦刷、白地、东坝、安南六个行政村，有74个农业社（75个自然村）、2768户，15665人。其中纳西族9794人，占总人口的62.52%。

约在唐朝南诏时期，三坝地区已成为纳西族的聚居地。至明朝万历年间，丽江木氏土司强盛起来，发兵攻入吐蕃之地，三坝即为木氏所有。木氏土司为进一步侵占并掠夺中甸其他属地，不断加派兵卒，并让他们长期居住下来，逐渐成为当地居民。至成化年间，加派民夫来三坝地区开采金矿银矿，又有不少丽江一带的纳西、白、汉、回等民族前来三坝居住。此外，尚有少数手艺人，如皮匠、鞋匠等，也陆续定居在这一带。经过漫长年代的融合，其他外来民族逐渐演化成纳西族。

著名东巴文化学者李霖灿先生于50多年前亲历考察纳西族迁徙路线时，根据史料及亲身考察结果，画出了古代纳西族的迁徙路线图，与上述情况是一致的。这条迁徙路线

中，白地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之前是文字创生阶段，它之后是东巴文化从发展到变异的阶段，它本身处于东巴文化成熟、发展并达到高峰的阶段。

古代纳西族有四大支系，即西、牙、胡、俄（木里、永宁时期），后来发展成墨、和、树（习）、杨（白地时期），最后成为束（习）、叶、买、和（丽江时期）。三坝地区，包括现已分出去的洛吉乡，至今这四姓相替不衰。洛吉一带以“习”姓居多，至白地则成为“树”姓；东坝行政村以姓“墨”者居多，“墨”与“买”近音；而白地以姓“杨”者居多，“杨”者，“叶”也。白地还有一支自称为“阮可人”的支系，其后代多从“和”姓。“和”姓中还有一小支自称“拉格”的，意为以虎为死人魂魄之坐骑（即“图腾”），又称为“柳氏族”。

如以祭天群作为纳西氏族分支，则又可分为普笃（pu| tu↓）、古徐（gu| hy↓）、古哉（gu| ndzæ↓）、古珊（gu| sœ↓）、阮可（zɿ| k' a|）、喜家（qi|）六个分支。^①

《纳西族简史》载：“纳西族有替死者招魂超度然后送魂返乡之俗，并用自己民族的文字东巴文写成《送魂经》。丽江东巴（宗教巫师）^②替死者送魂返乡，各地返乡路线大体相同，而主要的一段路线是从白沙经大巨（巨甸）^③，然后渡金沙江送往北方。这一路线，多少反映了纳西族历史上的

① 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第20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② 此处将“东巴”与“巫师”混为一谈，不妥。巫师为东巴经师之先辈，即原始部落宗教之传教者，至原始民族宗教时方称其为东巴经师。

③ 大巨与巨甸为相距近200公里的不同地名，此处仅指大巨，现称为“大具”者，江对面即为三坝乡哈巴行政村之江边自然村。

分布和迁徙活动的过程。”^①说明送魂路线，从丽江白沙出发，至大具西渡金沙江而至中甸县的哈巴村，再西北至白地，再往北经东坝、洛吉向四川西南……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白地纳西族人之重要性。

现举白地行政村水甲自然村的族源为例，可证明白地纳西族的来历、分支情况。

水甲村，位于白地峡谷中段，以地理位置、村大及历史悠久而著称于白地。其中杨氏家族，已传 35 代，约一千多年历史。水甲村古老之姓氏有三，即杨（叶）、和及拉格三姓。其中拉格一支后多数姓和。杨氏人口最多，和氏次之，拉格最少。民国初年，杨氏有 46 户，和氏 15 户，拉格 10 户，号称“水甲 60 户”，为白地峡谷 10 个纳西村之冠。杨氏，其先祖为四川俄亚地方人，乃李先生所称有文字的那支南迁之支系。先祖名牙布牙拉，属于因地名而成户名者。传第七代为尤哥家，又传七世而分为阿明、更吉、吉寿、子托洛戈及恩水韦五个家族。其中阿明家即为纳西族东巴教第二圣祖之家。^②阿明家传八世又分出由祖余、勾厂、然日三个家族；又由尤祖余家分出阿古丹、阿古嘎两个家族。阿古丹即笔者之家，已传五世，前四世均为东巴世家。至今，杨氏家族已占水甲 96 户人家的 2/3 以上。上述各代、各家支，绝大多数传至当今，依然香火不绝，并有四代以上的东巴世系。

和家；除先民外，一部为后世木氏土司家奴隶（白族居

① 见《纳西族简史》，第 15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

② 请参照书内有关章节，此地取民间传说者。

多),被支派到三坝开银矿,成为纳西族之一员,遂改姓为和。拉格一族,系从吕迪(木里)迁来,其祖先名韦布周,曾任吕迪“木瓜”^①。

综上所述,可知三坝一带的纳西族族源,基本上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远古时代氐羌部落之一部;

二,由四川西南部之无量河流域南迁之游牧部落,此部落在无量河下游创生象形文字;

三,木府进占中甸(吐蕃属地)后遣卒戍边所遗留之逸民;

四,木氏强迫来三坝开金银等矿并留下来之民夫;

五,古代经由丽江西迁之氐羌一部;

六,一部分生意人、手艺人从外地(如丽江)来此定居者。

其中,以第一、第二两部分人居多。

纳西族为白地世居之古老民族,至今仍为三坝纳西族民族乡的主体民族。其历史、文化在纳西族中均有渊源之地位。

关于白地东巴文化之研究,始自本世纪30年代,至今已逾半个世纪。但是全面、系统地作些研究,并取得较好成果,还是80年代以后的事。

远在本世纪初,荷兰传教士柯克、美国人詹姆士·巴可、汉德尔·巴齐就曾慕名来到白地,对东巴文化作了考察。美国学者洛克也于1930年来到白地考察,并写了游记,还在

^① 清时一种地方官名,官职世袭,兼政治、经济、军事三职。

他的专著《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一书中作了记述。他在书中第一次向世界披露了白地作为东巴教创始地的观点和资料，被后世学者广为引用。

1932年，中甸县编纂《中甸县纂修县志资料》，其中介绍了白地的东巴教。至1936年，写成《中甸县志》一书，较详细地介绍了三坝地区东巴教的情况，涉及民族、宗教、文化、经济及历史等多个方面。

1936年，著名学者陶云逵先生来到白地考察，写下《磨步族之羊骨卜及肥卜》一文，是为第一篇涉及白地东巴文化之专著。随后他请白地东巴大师久干吉（即传授卜卦知识的“阿四”）到维西县保和镇，专为其讲解卜卦知识达两个月。他还在白地白水台上首次发现了丽江第八任木氏土司木高刻于公元1554年（明嘉靖甲寅年）的摩岩诗，并向世人披露了纳西族东巴教圣祖丁巴什罗的一些蛛丝马迹。

1942年，著名学者李霖灿先生来到白地，拜久干吉大师为师，学习了两个多月，详细记录了白地东巴文化的系统资料，为他的巨著《么些象形文字字典》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并为其研究白地东巴文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大师还赠送李先生200册东巴经卷和三套白地纳西妇女服饰。李先生后来在他的巨著《么些象形文字字典》中，比较全面地收入了白地东巴象形字，并指出它是整个东巴象形字由发生、发展到变异的中心环节，这就将白地东巴文化研究引入了正确轨道。李先生征得大师同意，聘请了大师徒弟和才（丽江人）担任翻译，和才后来便担任了《么些象形文字字典》一书的发音人。

50年代初期，纳西族著名女学者赵银棠曾来到白地考

察民俗民情，记译了几部东巴经作品。

1953年，白地大东巴杨更高（即笔者之父）应和志武先生之请，前往中甸县金江区吾竹村参加纳西族语言研讨会，担任发音人。这是第一次在中甸县境内举行的有关白地东巴文化的研讨会。

1956年至1962年，著名纳西族学者和志武先生先后9次来到白地，搜集、调查白地东巴文化资料，并拜东巴大师年恒为师。和志武先生在白地共收集到数百册经卷和一些法器，记下了10余万字文字资料，并与年恒大师一起翻译了几十部白地经卷。年恒大师不仅悉心指导和志武先生，还拿出数十年来亲自书写的200册经书，交给和志武先生，言明全部捐献给国家。

1983年3月，纳西族“东巴达巴座谈会”在丽江召开，中甸县应邀参加的有6位三坝东巴大师，其中就有白地东巴大师年恒、杨更高等4人。郭大烈先生在会上作了以《东巴达巴文化研究概况》为题的重要报告，比较客观地介绍了白地东巴文化，肯定了白地的重要地位。

同年底，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室出版了《纳西东巴经选译》，为和志武先生所译，书中有18部东巴经卷译文，其中白地经卷多达11部，占60%强。

综上所述，半个多世纪以来，已有约200余万字的有关白地东巴文化的文章面世，这些研究成果均为进一步研究白地东巴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白地与东巴象形文字

纳西族东巴象形文是东巴文化的载体，至今仍在应用着，这在全世界中也是首屈一指的。今天我们研究东巴象形字，不仅可以从中了解纳西族原始宗教、文化、政治、经济、历史等诸方面的内容，还可揭示其至今仍存活于世的奥秘。

说到东巴象形文字的产生年代，论者多有不同看法。董绍禹、雷宏安二人认为“不至早于元代”，其理由是东巴经中有楼、有炮，还有白沙街、四方街、三月街、昆明碧鸡关等。但他们所依据的都是丽江一带的东巴经，这部分经书的确是明清时代写成的，不足以证明东巴象形字产生的年代。^①有人根据《木氏宦谱》所载麦宗七岁“不学而识文字”，便断定他所识的是东巴象形文，由此推出东巴象形字产生的年代约在公元11世纪。^②“无师自通”的说法显然是神话故事，而麦宗所识之字亦无证据可断定就是东巴象形字。李霖灿先生认为其产生年代“最早当不能过唐，最晚亦在明成化前”。^③这就把东巴象形字的形成年代大大推前了。和志武先生认为亦在唐初（公元7世纪），即纳西族进入奴

① 董绍禹、雷宏安：《纳西族东巴教调查》（油印稿，1982年）。

② 和志武：《纳西族的古文字和东巴经类别》。

③ 李霖灿：《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引言·宗教。

隶社会以后。^①《纳西族史》沿用了这一观点。^②徐中舒认为东巴象形文与汉文、巴文“同出一源”，即在殷商之前。^③和发源认为“至迟应在纳西族先民由畜牧业向农耕生活过渡的时期，即在公元3世纪前。”^④以上诸说涉及从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13世纪的历史，相差达3000余年，令人不可思议。

根据我近20多年的研究，加上越来越多的客观证据，可以断定东巴象形字产生于以“若略”地区为中心的四川南部、云南西北部的广大地域内，其产生年代约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下面即从东巴文化产生、发展、变异三个方面加以介绍。

（一）东巴象形字的产生

证明东巴象形字产生的年代，岩画是一大证据。1988年底，三坝纳西族民族乡文化站站长和尚礼、中甸县文化馆干部兰文亮二人，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在三坝乡东坝行政村渣日村附近发现了古代岩画，随即向县文化局及县志办作了汇报。1989年5月2日至6日，县文化局、县志办一行5人，再次对岩画作了详细考察，并写下了考察报告。岩画的发现，是继1935年陶云逵先生发现的白水台摩岩诗后的又

① 和志武：《纳西族的古文字和东巴经类别》。

② 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15页。

③ 徐中舒：《论巴蜀文化》，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

④ 见《民族学研究》第八辑，1986年。